

## 易身

## 謝家宜

清晨的藍光映入眼簾，口腔發出一陣強烈刺痛，隨即由客廳的梳化直飛至狹窄的廚房，用手沾了一點鹽，插入口腔內的患處。突如其來的刺激引來一陣慘叫，我的身體開始發軟，一轉身，被阿帝那驚悚的眼神瞪着。

還記得阿帝十歲前滿像一條纖細的小銀魚，他偶然會露出楚楚可憐的眼神，懇求我讓出手上的出奇蛋，那時候我什麼都會讓給他，因為他還是個不懂發脾氣的小孩。阿帝出世時，父親經營的水族店生意旺了不少，然而在重男輕女的家庭環境下，爸媽處處忍讓，對我卻有事沒事便動手打過來。

十一歲的秋天，某日的晚餐，客廳燈壞了，家裏沒有補給，單靠窗外的紅綠光管滲進來，我開住了煮食爐，在瘦肉蒸水蛋內放了一點白飯魚。阿帝被叫了幾聲，才斯斯然地走到飯桌。他吃了一口蛋，雙眉深鎖，用筷子在蛋上狂掃，我吞了一下口水，說：「怎麼了……那蒸水蛋……」還未說沒，阿帝抓起筷子直揮過來，發中我的頭：「你明知我討厭白飯魚！還要煮！」他邊說邊發，面對着比我高大的弟弟，無法反抗，淚如泉湧，眼見父母不屑一顧，低頭光吃飯，餵半點兒也沒碰過。

阿帝頓時由一條纖細的小銀魚化成凶狠的鬥魚。每分每刻，只要有惹他不滿的地方，他便二話不說，隨手提起眼前物，毫不留力地揮打過來。

身體上的瘀痕，在夏秋間，顯得特別深長。每天都必須到父親的水族店幫忙，早上六時餵飼、換水、入貨、打掃，放學後看舖，這種工作，阿帝半點也不用做。「父母待妳太嚴了！」通菜街的街坊喋喋不休，有時還會送我跌打酒，自小就很怕跌打酒的氣味，半點也不敢用，故存貨不少。

「若嵐，妳知道這是虐兒嗎？我爸認識不少律

師。」趙龍像極人權主義者，已有多次強出頭的經驗，是旺角警署的常客。他在附近爬蟲類專門店工作，鍾情於花園街長買長有的老婦服，專長剪裁，再老土的衣服，經他一改，再配搭著寬褲，隨即化成入潮的時裝。樣貌不俗，不少女學生慕名而來，他即成了通菜街的名人。

「趙大俠，你還是別理我的家事好了。」我故作冷淡，自顧自把紅蟲倒進盛滿龜的膠箱內。

龍突伸手抓著我臂，皺眉細看手上的瘀傷。一股熱力在頭部膨脹，下意識地低下頭，兩眉雙連，感覺到淚在眼內徘徊。雙方沉默了半刻，突見一樽樽的鬥魚以冷冷的眼神瞪著我。

阿帝站在我後面，冷道：「還不煮飯？」那時龍已返回爬蟲類專門店，我回了頭，望了望鬥魚，牠似在向我冷笑。

「若嵐！水族店內的鬥魚少了許多，添貨吧！」爸爸從洗手間步出，拍了我一下。鬥魚的減少，並不是因為賣掉了。我受不了阿帝！和龍的聊天總被他刻意打破，每日總找事亂發脾氣，常無緣無故動粗。我對他的行為留有餘悸，無法入睡，數著阿帝打在身上的傷口，走到水族店，連樽拿起一條眼神最凶的鬥魚，在我的眼中，牠是阿帝，我想我再不能沒有發洩的地方！心直跳不停，我迅速把牠倒下，看著牠在地上掙扎，有股無形的快感直湧胸前。剃刀好像等待不及，從褲袋內飛脫而出。我抓著牠，再慢慢推出刀片，腦海想著被虐打時的痛苦，在牠的身上割！割！割！鮮血滿地，心靜下來，像做了一場運動。將殘物送給街上閒逛的野狗，整晚睡得非常安頓。有了這習慣，日間的工作變得特別順利，但這遲早被父母發現，我凝望地上的鮮色，心中暗生離開的念頭……

「阿帝！阿帝！」面被輕拍了幾下。濃烈的夕陽光由右方的玻璃窗滲入房內。頭部隱隱作痛，眼睛勉強睜開，媽媽含淚而笑。

虐殺鬥魚一事終被爸爸揭發。當我砍得興高采烈之時，他突衝入，呆望著滿佈我手上的鮮血，面紅得發紫，然後一手捉了回家，之後的一場斯殺記得不大清楚，只記得阿帝中場加入，我滿口是血，眼見媽媽痛哭，身體已經感覺不到痛楚……醒來時，媽正叫著阿帝。

雙眼窺探四周，這是一間私人醫療病房。我不停安慰她，心想阿帝可能遇到不測，他或許被警察抓到，被控傷人罪！媽媽發出陰柔的聲線，道：「阿帝！是媽不好！姐姐失蹤了，她回來的話，你就原諒她，別再打她，好嗎？」「失蹤？我好好兒在這裏！」她被嚇荒了嗎？我怎會是那凶狠成性的阿帝！再者他是男我是女！媽怎會搞錯？

我心中一念，摸了摸胸口，推開了媽，以緩慢速度走進房內的浴室。在浴室的門前，我止了步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然後迅速地面向鏡子，鏡中反映著阿帝的面，我從未看過他目瞪口呆的表情，這還是由我做出來的！

「有掛念姐姐嗎？」晚飯時爸媽被我突如其來的問題嚇一跳，說實話，我希望他們的答案是「有」。這是若嵐失蹤後一個月，怎麼說好？我本身是若嵐，現在卻成了阿帝，箇中的原因，我並不太清楚，只見眼前所發生的，確是事實。我雖已經習慣了阿帝的生活，但感覺總像在仇人的身體內，混身不自在。我依舊六時起牀，打理水族店，他們相當驚訝，今日的阿帝，像脫胎換骨，沒有了脾氣，不再動粗。學業當然進步不少，我本來是中五生，現在卻學習中三程度的科目。對於我剛才提出的問題，他們答了「有點」。內心偶然提出沒有答案的謎：現在若嵐在哪裏，她會不會是阿帝？為什麼我們的身份會易轉？如果若嵐不是阿帝，會是誰？我很想見到若嵐，問她的狀況，但又怕她前來是爲了報復。我是若嵐的話，或許不會再踏足旺角的通菜街。

我鼓起勇氣，步入爬蟲類專門店，龍彎著腰，在空置的魚缸旁執拾一袋袋的細蟋蟀，放進箱內，待顧客選購。我走到空缸另一面，觀賞蜥蜴。從魚缸上的鏡，可清楚看到他的一舉一動。龍會喜歡男性嗎？我突然有這個想法。或許想得太入神，連被龍那攝人的眼神瞪著也察覺不到，他的腳步聲使我回神過來。龍的眼神不懷好意，說時遲那時快，他的拳迅勁地揮過來，我的臉吃正了，身站不穩，整個人跌倒在地。「你幹嗎要把若嵐趕走！」若嵐被虐打一事，龍似乎知道了，這一定是通菜街三姑六婆做的好事。

我約了龍。「想見若嵐的話，六時來水族店。」他半信半疑的答覆了。

一時許離開專門店，天空發黑，嘴角受了點皮外傷，正隱隱作痛。當時腦袋像與時間競賽，看看誰轉得比較快。六時三十分，龍來到水族店，我在他跟前，熟練地做著若嵐的工作程序。記得以前龍每日都會到水族店找我，偶然會幫手，縱使經常越幫越忙。他若然有留意若嵐的話，定知道她的工作模式。「你怎知道若嵐下一步的工作程序！」他驚訝地望著我的一舉一動，其表情有點令人發笑，我似乎成功了。「我是若嵐，你要找的人在此。」我終於開口說出這荒謬的事實。我暗地裏取笑自己時，他卻念念有詞：「連說話的語氣也很像……」

龍決定去找尋若嵐。

那天雨沒停，龍和我談了很久，憶述著「生前」與他聊過的內容，這些內容當然是阿帝不知道的。我講出瘀痕的來源，他脹著面，差點又再揮拳打過來。龍工作時從三姑六婆口中打聽到一名貌似若嵐的「鳳姐」深夜在街上留連，故嘗試在通菜街的「一樓一鳳」找尋。

我試從父母這方面著手，媽似乎不想再提，支支吾吾地說：「那時你姐已滿口血，你又沒有收手之意，當你用掃把擊中她的右額，右眼好像睜不開。她爬到門口，全身發軟，手卻使勁地拉開鐵閘，門一開，她飛快跑出走廊，你隨後追出，那時已一時許，街上人不多，翌日在花園街的一條後巷

找到你，你頭蓋骨破了，但到今仍找不到若嵐。」爸拍了我一下：「現在有你就夠了。」這是什麼話，若嵐在你們的心目中就是如此？我撥開他的手，我一直響往他們對阿帝的我加以愛護，希望他們對若嵐也一樣，惜眼前那種親情令我不寒而慄，我希望找到若嵐，卻又害怕總有一天會變回她。我夢見阿帝，是凶惡的阿帝。清晨時分，天還暗，紅綠的光管閃閃不息。當我因口腔的患處受到刺激發出慘叫聲時，赫見被阿帝利用驚慄的眼神監視，我的慘叫聲似乎驚動了他，離開時與他擦身而過。背後傳來刀片推出的聲音，我跑到洗手間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門關上，阿帝已將刀片伸進來，插穿我的手腕，我凝望著插入了刀片的手，血突然從口部湧出，阿帝望入門縫，露齒而笑。我猛然醒來，不敢照鏡，沒有梳洗便出門了。

「若嵐來找過我！」龍滿面笑容而至，氣喘喘地跑來。經他一說，我隨即將正換魚水的水管噴向他。

我沒有將從父母口中打聽的消息告訴他。當時的表情或許充滿恐懼，水還在管內蜂擁而出，龍吞嚥一下，抹著面。「她怎麼了……」我強止著嘴唇的抖振。「她昨夜到專門店找我，叫我別告訴你，想給你一個驚喜！」「驚喜？！別說笑了！你難道忘了我以前怎樣待她嗎？」不！不！是他怎樣待我！我停了工作，走到他眼前：「我想不到我們之間會有什麼驚喜！」他苦笑道：「阿帝，你想得太多了！如果你是若嵐的話，更不應害怕！」

天空沒變好，大廈走廊顯得特別昏暗，紅綠光管交錯，夾雜一絲藍光。手汗沿路滴下，宛如一條快將消失的路線。距離屋企門口只有五步，龍還在專門店看舖，水族店沒開。

「歡迎光臨！」鐵閘打開，若嵐身靠在門邊，一身紅色的低胸連身短裙，配襯黑色魚網絲襪，手抱在胸前：「呵！對不起！我習慣這樣說！」

「你一定累了。進來吧，晚飯已煮。」她拖著我滿汗的手，含笑地問：「見到姐姐不高興嗎？」她關上鐵閘，再回到廚房。屋內靜得可怕，我隱約

聽到一絲切肉聲，透過相隔客廳及廚房的玻璃板，可清楚看到若嵐的舉動，她好像在切一條細少的東西。我看不出是什麼，身慢慢靠近。

隔著玻璃板，側了側身窺探，小東西似曾相識。我內心亂跳：「鬥魚！她正用著刀將鬥魚切成薄片！」她身轉了過來，瞪著我笑。我隨身抓住掃把，腳退了兩步。「我親愛的弟弟，你怕什麼？」她開始靠過來。「阿帝！別……別胡鬧！龍會來！」我靠在桌邊，欲上前，腳卻使不了力，正在微振。她發出驚慄的笑聲，突又淚如雨下：「姐！我怕！我得了病！這身體我不能要！」「妳真的當了一樓一……」我再說不下去，她不停點頭。我的頭向天昂，「啊」了一聲，身體控制不了，提著掃把不停向她揮過去。若嵐提著刀去擋：「不！不……」我眼前一黑，心臟突然發出一陣劇痛……

「阿帝！」我被搖了幾下。眼前是龍，張望四周，房內全是深田恭子的海報。「你受的只是皮外傷而已！」「我可是被插傷腹部的病人！」龍嘆一口氣，道：「若嵐今早……不治」我吞嚥一下：「我殺了她？」「不……她……」龍止住淚，昨天他趕至時，我昏倒在地。

若嵐在他跟前，將片刀推盡，直入胸口。

「她得了病，似乎很痛苦……」這句話我最終沒向他說出。

三年後，龍不再在專門店工作，我亦進了大學，住進宿舍，甚少回家，間中便會去找他。有日龍靦靦地告訴我他交了女朋友，叫我別再等他。「我幹嗎要等你？」我半開玩笑地對他說，內心卻不是味道。

這天是若嵐的死忌，我買了自己喜歡的藍玫瑰，來到靈灰閣，我沒有正視若嵐的照片，手碰了碰，照片滿是塵，父母從沒來過，沫了數張濕紙巾，黑白的相片更具立體。「我所拜祭的，是阿帝嗎？還是我？」向靈位說話，感覺像白痴。龍站在身後，默不作聲。